

◎ 蓝锡麟 著

“狂夫”杜甫

KUANGFU

DUFU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“狂夫”杜甫



KUANGFU
DUFU

蓝锡麟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狂夫”杜甫 / 蓝锡麟著. -- 重庆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621-8469-0

I. ①狂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杜甫(712-770) 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4190号

“狂夫”  杜甫
KUANGFU
DUFU 蓝锡麟 著

责任编辑:吕 杭 易晓艳

书籍设计:王玉菊

排 版: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·贝 岚

出版发行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1号

网址:www.xscbs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20mm×1030mm 1/16

印 张:21

字 数:230千字

版 次: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621-8469-0

定 价:65.00元

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

— (唐) 元稹 —

1 代引言 自命“狂夫”的“诗圣”杜甫

历来“李杜”并称,许多人注意到了李白的狂,却很少有人也注意到了杜甫的狂。其实无论杜甫传世的诗作,及其一生的经历、行事、佚闻,还是正史本传记载,都反映出杜甫的狂不亚于李白。杜甫一生的狂精魂在清狂。真、任、独、直,共同伸张了杜甫清狂的主体性特质。要确知杜甫,当从“狂夫”始。

23 壹 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”的游侠经历

杜甫是唐代文侠群体的一个重要代表。他自幼在村野、文场所养成的任性、好强、自负而又豁达的个性即已充盈侠气,一旦经吴越之游追仰过专诸、刘琨等的侠义风骨,进而在齐赵之游中又与苏源明等同心相印、同气相求地交游砥砺,他的清狂也就提升为游侠之狂。杜甫一向注意“无友不知己者”,交游似随便,实慎重。李白是杜甫的游侠经历中所结交的最重要的知己朋友。

45 贰 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凌云壮志

《望岳》是杜甫平生的第一狂诗,狂直、狂放、狂傲、狂诞尽在其间。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凌云壮志毕竟成就了“诗圣”杜甫。那种狂妄的精神内核,终究在于确信自己“犹能”治国、平天下。他毕其一生始终崇尚、始终坚守的人生价值就在“壮”上。由马而鹰、鹤,无论是明是暗,是显是隐,是直是曲,杜甫的托物言志诗都贯穿着一对关键词——“凡”与“不凡”。

68 叁 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功业自期

杜甫作为一个生在盛唐长在盛唐的文化精英，其希望所在，志向所在，根本的和首要的，甚而至于以一贯之的自我取向，不是成为诗人，而是成为治国、平天下、功业可期的贤良能臣。既是“独耻事干谒”，又有曾经事干谒，构成了杜甫遂志道路上的奇崛的风景。他还将自期化作了自为，不在其位，也谋其政。《兵车行》便是杜甫布衣论政的显例。他的“窃比稷与契”虽狂，却是自有其思辨能力做支撑的。

90 肆 “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”的才华自矜

杜甫所自矜的“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”，是服从于和服务于他的功业自期的。他于赋独推扬雄，无异于自料将会达到唐赋一流，自负之狂隐然可见。只接近曹植似乎有所谦虚，其实同样也颇狂，起码暗寓着自己的诗必成为唐诗翘楚之意。杜甫如此这般地自矜才华，主导基因终究在其进取中的坦荡、自信。将他放到中华赋史长河中考察，他显然不能与扬雄相匹敌。但在时代性之强、人民性之高、题材之广、形式之丰等多方面，他都超过曹植了。

114 伍 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的时事愤激

他十足地成了“长漂”，并且还成了一个“老愤青”。贴近民众和直面现实，并且针对时事而“摅竭愤懣”，势所必至地引生他的诗风大为嬗变，从浪漫主义一变而为现实主义。如果说，微婉只是保底，那么，激愤就上未封顶，如此对立统一成为杜甫这类诗的一大显著特征。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便是“窃比稷与契”之志落到生民层面的总纲。他的“肠内热”，明明就是志士仁人的道德良知，就是忘我的社会正义感。正气凛然，狂直不阿，《北征》又是一个标志。

138 陆 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的生存牢骚

从困处长安时期开始，杜甫发泄生存牢骚的诗比表现时事愤激的诗数量更多，内容更明晰，胆气更张扬，不仅总是狂直，而且时见狂简。狂简性格原本就有放旷的基因，这就铸成了他能做到怨而不戚，诉而不乞。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春他作的《醉时歌》，三重诗意充满了嘲笑，洋溢着达观、幽默。《官定后戏作》是一首“狂歌”，并且狂得特别出奇，奇就奇在一“戏”贯穿。从“草堂诗”，到“夔州诗”，再到暮年漂泊湖湘期间写的诗，其间仍然不乏生存牢骚诗。

162 柒 “宽心应是酒，遣兴莫过诗”的诗酒任性

杜甫一生爱饮酒，而且十分重酒德，这从《饮中八仙歌》即能充分显出来。杜甫同样是盛唐诗酒任性雄风的突出代表。《醉时歌》便相当典型。《赠卫八处士》一诗，沧桑之感更浓烈。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》组诗，即宣示出另一种气象。像爱春、爱花那样，爱诗、爱酒已然成为其从兹以后诗酒任性的内驱原质。“宽心应是酒，遣兴莫过诗”两句，普适于杜甫的所有咏酒诗。

186 捌 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的侠骨恩义

杜甫与李白的知音关系，已达到了“弟兄加同志”的超凡境界。针锋相对地宣布“吾意独怜才”，其特立独行不是佯狂，而是真狂。“真”，确是杜甫待友的根本。在所有诗友酒友当中，杜甫一生心心念念最敬重的，是苏源明和郑虔。他与严武的诗酒友情超过了对同为给事中的王维之情。杜甫离开成都后，尽管再未结交过能与李白、高适、岑参、苏源明、郑虔、严武等人相比肩的朋友，但他的重友、怀恩确乎做到了一以贯之。

212 玖 “天边长作客，老去一沾巾”的至性亲情

《羌村三首》标志着，杜甫要在家事国事、亲情世情之间重新考量，寻求平衡了。《北征》就是杜甫至性亲情充分激活了的一大标志。

“狂夫” 杜甫

他的至性亲情愈老愈绽新花。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》，简直就是长歌当哭。《江村》和《进艇》合成两卷亲情连环画，将杜甫的人伦至性挥发无余。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则是他至性亲情的另类喷发，杜甫在夔州期间进一步平民化，至性亲情也随之而达到了人格极致。

238 拾 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”的命运反讽

杜甫除开以马以鹰自喻自励外，还经常以鸥自况自慰。杜甫以狂直、狂放为特征的个人性格，在主观原因层面，的确是决定了他的奇特命运。杜甫之狂直，之不合时宜，之不适应于官场，从救援房琯到写检讨书凸显得最为充分。华州成了杜甫一生生命价值诉求的质变的转折点。他说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”，实质上仍充满了对未遂平生志的不甘心，是对他的人生命运的沉痛反讽。

263 拾壹 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”的诗美登极

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都致力于诗式选择，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和达致众体皆备的诗境，始终都与这种选择同缘同步。大体上始于“安史之乱”前后，经过入陇、入蜀的历练，终大成于夔州期间。包括沉郁顿挫在内的多种风格、多种形式其实都是在创新过程中积淀生成的。其登极的标志号称“夔州诗”。没有夔州诗，就没有“诗圣”杜甫。“落日心犹壮，秋风病欲苏”，便是杜甫晚年人生的精神动力，也是他的夔州诗的主体性成因。

290 代结语 李白与杜甫“狂”的比较

杜甫自认的狂是清狂，李白自认的狂也是清狂，这意味着他俩的“狂”在主体的自觉上是高度一致的。李杜都嗜酒，诗酒任性，自然更能彰显他俩狂的同一性质地。质、度、形三者都有所差异，方使李杜的“狂”各具个人特征。大同，他俩同在狂放。大异，异在李白是狂放而兼狂诞，杜甫是狂放而兼狂直。狂诞不狂诞，狂诞到何种境界，恰是李杜的“狂”最根本的分野。清狂的性格的确是决定了李杜的命运。

315 杜甫诗文引用目次

自命“狂夫”的“诗圣”杜甫

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
如此提出问题，似乎透着脑袋进水，思维短路。在当今中华，大凡读过小学的人都可以判定，杜甫是个诗人。翻检诸多文学史或者古代文学研究论著，甚至只需要上一上电脑，动一动手机，就不难知道，杜甫生在唐代，是自古及今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从晚唐开始，就有人将他与同时代的诗人李白合称为“李杜”，他与李白双峰并峙，双星同耀，光照古今，誉延中外。自宋及明，其人被尊为“诗圣”，其诗被奉为“诗史”。所有这一切早已有公认，难道还需问吗？再加上苏轼领头，夸大其辞，称他“每饭不忘君”，仿佛他成天都在忧其君，忧其民，或者说忧国忧民，对他的为人还能拷问吗？

然而且慢，问一问终究还是正常的。因为上述的所有指认，都是社会性定位，标识出杜甫的社会身份、社会成就和社会影响，尚未触及他的个人性观照。而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，注定会跟其他任何人一样，有着个人印

“狂夫”杜甫

记的性格、气质、禀赋、经历之类的人生要素，或多或少，或显或隐总要渗入社会性发生作用，有的还会是重要的作用。

举一个范例便能明白了。孔子，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子，无疑是中华文化史上思想文化界的天字第一号“圣人”，比杜甫的“诗圣”光焰更其煌赫。对孔子做社会性定位，通常是三个伟大，即伟大的思想家、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社会活动家，置诸古今中外均当毋庸置疑。当今中国向海外传播汉语，五洲四海办学，也要打出“孔子学院”的文化旗号，即为一个明证。但即便对孔子，也可以从个人性上加以评判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有言：“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这是孔门弟子对于老师印象的综合体认。“温而厉”，讲的待人接物，态度温和又处事严正。“威而不猛”，讲的言谈举止，既庄重有威仪又决不盛气凌人。“恭而安”，讲的动静行止，既恭逊敬肃又安泰慈祥。七个字，三组词，概括描述出了孔子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气质特征。三重组合的六点个性特征，既贯注着孔子所倡扬的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儒家君子共性，又彰显出孔子本人以身垂范的个性色彩。

对孔子能如此，对杜甫也一样。

而且，不一定非得几个字不可，只用一个字，从一个视角切入也行。《论语·先进》所记“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”，即为一个好例。其间，柴指高柴，愚的意思是过分耿直；参指曾参，鲁的意思是反应迟钝；师指颛孙师，辟（音 bì）的意思是言行偏激；由指仲由，喭（音 yàn）的意思是性情刚猛。所涉及的四个弟子，都在孔门七十二贤人之列，孔子各用一个字就指出了他们主要的个性缺点。指出缺点可以一字以蔽之，指出优点同样可以一字以蔽之，道理不辩自明。

这样的道理，移到杜甫身上自当能适用，开篇提出的那个问题，正是基于此发出来的。直白一点说，即是想拷问，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指认杜甫的主要性格特征，那么他原本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。

着意于斯,既不为标新立异,也无关猎奇取异,只缘自性格对所有人都太重要了。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,性格指的是“在对人、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,如开朗、刚强、懦弱、粗暴等”,通常又称性情。熟语所谓“性情中人”,其实就是性格特征鲜明的人。时无论古今,地不分中外,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生存在社会关系谱系中,对人、对事惯于取什么态度,下意识地表现出什么行为方式,根基于先天的个性、气质所支撑,并经后天的经历、修为所陶铸,积聚而生成的心理定式取向,亦即所谓心理特点。心理特点具有复合性,不会太单一,但总有一种或者两种是主导性质的,主导性的心理特点便构成具体人的性格特征,如俗话说的“青山易改,禀性难移”。当今社会有一种说法,叫“性格决定命运”,虽然在普适度上略有夸张之嫌,但在不少人身上确是验之不爽的。比如前文所引《论语·先进》所记“由也喭”的仲由,即子路,便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所载,因为“性鄙,好勇力,志伉直”,后来在卫国战中临难不避,死得很壮烈。足见探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,对于知其人,论其行,进而延及论世,既是合理的,也是必要的。

这还只是从一般意义说。杜甫是诗人,是文艺领域中特别需要张扬个性的那一类人,因而必须切入审美意识形态,在这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有所开拓,有所发现。已然存在的文献资料早已昭示,无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,还是中华传统美学,从来都是关注和重视文艺家的主体个性的。

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,人类的一切艺术活动,都是对客体世界的“掌握”与对主体自身的“肯定”的辩证统一。马克思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·导言》里,从思维的差异性入手,将人类的艺术活动定义为与宗教、哲学等意识形态有区别的“掌握世界”的一种“专有的方式”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里,详细论述了人类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工的形成,进一步探讨了人类“思想、观念、意识的生产”,提出了“精神生产”的科学概念,从而将艺术活动升华为精神性的艺术生产。这就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

论的维度,揭示了艺术活动的实践本质,给从1940年以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奉为主臬的一条基本文艺原理——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、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,提供了真理性的理论依据。离乎此,就无从认准文艺创作的源泉所在,其精深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

只不过,这毕竟只是艺术活动的一个方面,而不是全部。考察艺术生产的全体,不能局限于艺术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,还须注意在艺术生产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。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指出:“人不仅通过思维,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。”展开后还说:“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,而且能动地、现实地复现自己,从而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。”“复现自己”和“直观自身”,实质就是艺术活动主体的“肯定自己”,与主体对客体实现的“掌握”缺一不可,相得益彰。二者的辩证统一,普适于人类艺术活动,这就形成了人类艺术生产中美的创造的另外一类基本规律。

在艺术活动中,人对自身的“肯定”和对世界的“掌握”,实际地体现为创作主体的艺术“表现”和对反映客体的审美“再现”,二者的结合即为“能动”。而“能动”的创造主体,始终是文艺创作者个人,而非其他。正因此,马克思在《詹姆斯·穆勒〈政治经济学原理〉一书摘要》中强调,“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”,那么,“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”,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,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、可以直观地感知的,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人的乐趣。尽管他在这里所说的是泛指人类一切生产活动,并且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,但正因为泛指,其意其旨当然也就普适于艺术生产活动。也正因为如此,探究杜甫的“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”,也就天经地义,顺理成章了。

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,乃至西方传统美学相比较,中华传统美学在对于存在与认识、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上进行论理开掘,容或相对

不足。但在讲真、善、美的完美结合上,又都显示出对于艺术活动中的客观与主观、客体与主体的审美价值追求的相通和互融。而在这种相通互融中,中华传统美学更强调善与美的统一,西方传统美学更强调真与美的统一,则生发出了前者更重表现,后者更重再现。更重表现,实质上是更重主体,更重文艺创作的心理发生,更重文艺与社会文化心理上的相互感应作用,这又是中华传统美学的一大特色和长处,尤其是让中华传统诗学自成一个系统。其间的某些开掘深度以及论理精度,不仅不比西方传统诗学逊色,而且以其独到精深而雄视中外。

密切关系到杜甫性格的中华传统诗学论述,就是主导着中华传统诗歌蓬勃发展且长盛不衰的“言志”说和“缘情”说。最早是《尚书·尧典》记述了虞舜的话:“诗言志,歌永言,声依永,律和声。”其后的《毛诗序》进一步阐发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,嗟叹之不足,故永歌之,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”再后的陆机《文赋》中特指出:“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。”相因相承的这些体认,以儒家诗学作为文化原点,又吸纳了道家思维,构筑成了志、意、情三位一体的中华传统诗学本原性的原理。这条原理中,以心为本,在己为情,情动为志,志意同一,言志和缘情无不是内勃发于心,外表现于世。转换成现代汉语加以描述,说的即是主体个人的心因感物(客观世界)而动,激生出情感,衍生成意向,规定着内心欲望和欲念取向,就以特定的艺术审美形态表现为诗。志、意、情三者,无不与主体个人的性格生息与共,尽管性格并不是支配志、意、情的唯一因素。

性格之于志、意、情到底有什么关系,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阐释得最为透彻。他开篇就指出:“夫情动而言形,理发而文见,盖沿隐以至显,因内而外者也。”表现的必由,概显于文辞。紧接着申述道:“然才有庸俊,气有刚柔,学有浅深,习有雅郑,并情性所铄,陶染所凝,是以笔区云,文苑波诡者矣。”其意分明是,创作主体的才能、气质、学识、习惯各有特质,但都要

“狂夫” 杜甫

内受情性的冶炼,外经社会的陶染,才可能在云气奇幻、波涛诡异的文学苑囿中争鲜斗艳。“情性所铄”四个字,将性格对创作主体多方面的打造作用和提振作用揭示无余。以之为纲领,进一步从文章的八种风格、四对矛盾,以及八种风格的变迁不定逐层分析,强调了“气以实志,志以定言,吐纳英华,莫非情性”,揭示出主体性格对作品风格的无所不在的决定作用。并且继之以实证,列举贾谊、司马相如、扬雄、刘向、班固、张衡、王粲、刘桢、阮籍、嵇康、潘岳、陆机等人为例,说明了这是不刊之论,“触类以推,表里必符”。不难认定,对杜甫“触类以推”,也注定“表里必符”。

那么,杜甫主要的性格特征,究竟是怎样的呢?

狂。

杜甫主要的性格特征是狂。

历来“李杜”并称,许多人注意到了李白的狂,却很少有人也注意到了杜甫的狂。其实无论杜甫传世的诗作,及其一生的经历、行事、佚闻,还是正史本传记载,都反映出了杜甫的狂不亚于李白。

从晚唐迄于当代,虽然注意到杜甫的狂的人相对偏少,但并不是决然没有。只不过即便注意到了,大多都轻描淡写,未肯深说。当今有学者已在着意关注杜甫的狂,进行专题性的探究,并且发表了学术性的研究文章,惜乎尚嫌零散,远未达至公认。其所以如此,或许有两个深层原因。一是碍于杜甫的两顶桂冠,亦即古之“诗圣”,今之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不愿或不敢放言论说杜甫的狂。二是碍于狂字的负面字义,担心给杜甫抹黑,招致“雷说”“酷评”之讥。更有可能两个“碍于”交相为用,引申出了集体无意识的为尊者讳。

对前一个碍于,没有分辨的必要。但对后一个碍于,却有必要做一些具体分析。

就字义而言,狂的本义是疯狗,《说文·犬部》释为“狂,犬也”。转而指狗发疯,引申及人,也指人精神失常,或痴呆,或疯狂,都陷入一种病态。显

而易见,这些都与杜甫的狂沾不上边。

再引申到说人的性格,字义就有性质或者程度上的差异了,也就有可能关联杜甫了。择其大要,一指傲慢、骄恣,如郑玄注《书·洪范》说“狂,倨慢”,《南齐书·五行志》所述“失威仪之制,怠慢骄恣,谓之狂”。二指狂躁、狂悖,如《集韵·阳韵》说“狂,躁也”,诸葛亮《黜来敏教》指斥“敏年老狂悖,生此怨言”。三指放纵、放荡,如《广韵·漾韵》说“狂,辄为也”,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词谓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”。诸如此类的用义当中,几乎无一例外地负面涵蕴为主,但也不失正面选择。因此,不止对杜甫,而且对所有涉狂的人,都得据实品评,区分正负,切忌不分青红皂白,就简单地做出论断。

狂还可以引申到说人的行为。例如《后汉书·申屠蟠传》所记“其不遇也,则裸身大笑,被发狂歌”,就指的是纵情地、放任地、由着性子地、无拘无束地怎么样做。又如屈原《九章·抽思》自谓“狂顾南行,聊以娱心兮”,王逸注“狂,犹遽也”,就指的是急急促促。这些用义都关联到杜甫的某些行事,虽然并非直指性格,但行事的心理深层多少与性格牵连,也不宜简单放过。

以“狂”字作为中心词来组词,无论指人的性格,还是指人的行为,都可以组成一系列常用词。前者如狂妄、狂直、狂易、狂勃、狂悖、狂狷、狂率、狂简、狂放、狂诞、狂躁、狂暴;后者如狂言、狂笑、狂歌、狂喜、狂热、狂气。联系实际稍加比较就足以发现,前者大多含贬义,因而通常不受待见;而后者大多归属中性词,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,甚而还有所体验。从这一落差容或反映出一种国民性,那就是习惯性地思维认定,喜怒哀乐人之常情,兴之所至偶尔狂一下是正常的,是能够容忍的;但若狂成了性格定式,就视作反常了,就难于容许了。正由于如此,自古及今自认或他认性格属狂的,不管叫狂人、狂士、狂且,还是叫狂夫、狂生、狂童,都可能遭到白眼或非议,起码会被认作人品上的瑕疵。前述第二个碍于,恐怕就根源于此。

其实圣如孔子,对于狂以及狂人不但颇能宽容,而且讲究辩证地看

“狂夫”杜甫

待。《论语》三处涉狂，孔子的基本态度前后一致，但褒贬适度，各有侧重。《阳货》篇讲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”，狂为疾之一，他说的是“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”。肆意为无拘无束，荡意为放纵不检，古今对照，他肯定无拘无束而否定放纵不检。《泰伯》篇说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忼忼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”，批评狂放而不耿直，懵懂而不恭顺，外表老实而言行失信的人，但“我”真不理解这三种人到底是什么人。但详情度理，如果狂放而又耿直，分明还是赞许的。《子路》篇更见其襟怀，他说的是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不能结交到能行中和、中庸之道的朋友，那就结交狂者或狷者。这两种人虽然“不得中行”，但狂者德行之长在于进取，狷者德行之长在于有所不为。赞扬了“狂者进取”，并愿意与之结交，这种态度为许多后儒所远不能及。

孔子果真言而有信。《论语·微子》记述“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”，孔子便下车“欲与之言”，孔子有意结识那位楚国狂人的真心诚意，确乎昭然字里行间。至于“狂者进取”的论断，尤其发人所未发，精神独到，闪耀着哲人思想的光辉。正面地看待原非精神病患者的狂人，这一论断当属千古不易的至理，用于杜甫当是准绳。

由进取看狂，孔子本人固然还不算任何一种狂人，但性格中也确乎有狂的因子。在《论语》中，《述而》篇记他自谓“天生德于予，桓其如予何”，《子罕》篇记他自谓“天之培养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”，便透出个中信息。孟子的狂性更其过之，也更具有代表性。如狂言，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记他自炫：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如狂行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记他公开说梁襄王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”，还当着那个暴君的面讲出了“不嗜杀人者”才能一统天下的话。即便是追求自然无为的庄子，也曾口出过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，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”（《庄子·胠篋》）那样的狂言，身行过对楚威王派来请他为官的两个使者“持竿不顾”，并把楚威王此举比喻为欲将神龟“死为留骨而贵”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那样

的狂事。其与孔孟所狂的不同,仅在他是在另外一个向度,亦即钟情自由逍遥上进取。

思想界如此,政治界亦然。秦末大暴动的三个首脑人物,出身不一样,资质不一样,要改变自身命运,夺取专制威权的狂热信念却惊人地相近。第一个陈涉,无非是一个被征服役的贫苦农民,却敢宣称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”,并且首先揭竿举事(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)。第二个项羽,早在还是一个破落贵族子弟的沉潜时候,偶见秦始皇威仪,即敢口出狂言“彼可取而代之”,后来果然率军亡秦(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)。而第三个刘邦,以区区亭长身份送役夫效力骊山,偶见秦始皇出游,居然也敢发出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的狂妄感叹,而且还笑到最后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。其间长短姑不置喙,仅就进取言,的确是他们狂的性格因子共同内核所在。

不过,纵然进取性确是狂的共同内核,狂的固有属性及其外向表征也并非仅此一端。略举唐代以前文人狂士的几个个例,便有望确认,狂的性格有多多样性。

例如仲长统,《后汉书》本传称他“性倜傥,敢直言,不矜小节,默语无常,时人或谓之狂生”。他生在东汉末年,面对外戚、宦官轮替擅权的衰世,“每州郡命召,辄称疾不就”,二十多岁时,“游学青、徐、并、冀之间,与交友者多异之”。继而感悟世象混乱,“名不常存,人生易灭”,唯“优游偃仰,可以自娱”,于是“卜居清旷,以乐其志”。致力于著述,有《昌言》十余万言,提出“人事为本,天道为末”的卓见,否定了“天命”对于社会历史的主宰作用,成为汉末独树一帜的政论家和哲学家。后为荀彧举荐,在曹操麾下做过尚书郎,年四十一而卒。他的狂质属清狂,细究颇有狂直的特点。

例如祢衡,《后汉书》本传称他“少有才辩,而尚气刚傲,好矫时慢物”。对于东汉末年云集许都的贤士大夫,他大多看不上眼,“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”。孔融名居“建安七子”之首,比他年长二十岁,杨修的文名、年龄也超过他,他却到处狂言:“大儿孔文举,小儿杨德祖(现代柳亚子诗有句